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貢生臣金拱閶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四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諸侯之士祭祖禰於五禮屬吉禮　敖氏繼公曰此篇言士祭其祖之禮　賈氏公彦曰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孔氏穎達曰若大宗子為士得立祖禰二廟也　吳氏澄曰此禮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三別録第十五注不

見次第補之

案經文筮日筮尸明云適其皇祖某子則此篇當是適士祭其祖之禮注兼祖禰言者以適士二廟祭其祖之禮如是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是且以官師祖禰共廟而論祭其祖之禮如適士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適士可推而知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以此及少

牢惟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

宗特牲少牢所迎惟一尸則所饗惟一世所謂禘祭也王制天子三時皆祫而春則禘諸侯秋冬皆祫而春夏有禘時以此推之則士大夫亦當祫禘並有矣此特牲士禘祭之禮故筮尸宿尸祝辭皆專稱祖而不及禰然自夙興視殺以訖送賓徹俎為時良久矣豈堪以勞倦之餘再承一祭乎況大夫又有賓尸堂事而廟則三諸侯天子又以明日

繹祭禮隆樂盛而廟則以五以七其何以同日而祭乎此殆不然也蓋祫則萃羣廟之主而祭之犆則惟一廟而已故士雖祖禰共廟而犆祭祖則不及禰若犆祭禰亦不及祖可知所以致其專一而使所祭者得伸其尊也一歲四時祫多犆少則其餘雖暫輟一時之祭而亦無嫌矣

通論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

無大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又曰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韋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毁與親廟而七歆謂七者其正法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茍有德則宗之故殷有三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班固以歆為是今未能決姑兩存之　又曰程子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祭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不同耳疑最得祭祀本意今以祭法

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　問官師一廟只祭得父母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理自如此

祭士一廟祭止及父母為猶祭言之也然此經則祭其祖亦猶矣若祫則祖禰竝祭而迎二尸可知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為最得祭祀本意蓋高曾人所逮事也生事之而歿

後無一日之祭於心不安且承重者或上及高曾服以斬衰而即吉後輒廢其祭於理不順聖人制禮夫豈甚遠於人情疑士一廟者祖禰共之而祫亦有時由曾以及高蓋曾高無廟不妨於祖禰之廟祭之也如士為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祔焉此亦其一徵矣　又案廟制據王制禮器士惟一廟而已祭法則云適士二官師一而士喪禮記亦有二廟則先朝禰後適祖之文

是則士或二廟或一廟也其一廟者康成以為祖禰共廟是已至適士官師乃以上士若中下士分屬之恐未必然上下大夫同三廟五等諸侯同五廟不應上士遽異於中下也且於適字之義亦不相應疑所謂適士者乃世族之大宗爵雖為士而世適相承上繼繼别之宗為百世不遷者則自當有别子為祖之廟於以合食而收族焉所謂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此耳若然則其祖若禰仍共一

廟雖殖祭其祖亦於禰廟中行事而已

特牲饋食之禮食音嗣

正義左傳卜日曰牲　韋氏昭曰凡牲一為特二為牢　李氏如圭曰特牲一豕也　敖氏繼公曰士祭用三鼎乃以特牲名之者主於牲也少牢放此　鄭氏康成曰祭祀自孰始曰饋食賈疏自孰始者見天子諸侯饋食已前有灌鬯朝踐之事饋食者食道也賈疏食道是人飲食之道孝子於親雖死事之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

案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又曰以饋食享先王是二者祭之大節而大夫士之祭斷自饋食始也但饋食同而牢禮品物則不同大夫少牢士特牲所以為隆殺也天子食用六穀祭用六齍大夫黍稷四敦士黍稷二敦是則饋食同而所饋亦不同矣

通論賈氏公彦曰天子諸侯有室中二祼及堂上薦血腥之禮大夫士則無此二者是以皆云饋食之禮

案春官大宗伯職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肆獻祼必兼饋食而饋食則不先肆獻祼此禮之一隆一殺者也然則天子諸侯之吉祭亦有不以肆獻祼而以饋食者矣如士冠之或醴或醮若殺若不殺士昏之親迎若不親迎大夫少牢禮之賓尸若不賓尸皆備一隆一殺而任人之臨時變通蓋不獨三年喪畢之吉祭自饋食始如鄭人廟用脩鄭注之説而已也

不諏日諏子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賈疏士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　敖氏繼公曰諏日謂諏其所筮之日也大夫將祭而筮有諏日之禮此云不諏日則是祭禮之序先尊後卑亦可見矣不諏日則所筮之日亦在旬內所以下於大夫　賈氏公彦曰凡士言不者對大夫以上言之

案大夫祭用丁巳柔日由前丁巳至後丁巳旬有一日筮得吉即於是日齊不得不於前筮一日諏之耳士不諏者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齊無散齊無所用其諏也且君祭大夫士與執事焉大夫祭士或與執事焉則士固不能豫諏日矣

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冠端玄謂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賈疏不玄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若然玄端一冠冠兩服也

敖氏繼公曰士筮當朝服令乃玄端者不可踰其祭服也筮與祭皆與神交故主人之服不宜有異　賈氏公彦曰冠禮云筮于廟門此不言廟者冠非祭恐不在廟故言廟此祭于廟筮在廟門可知　李氏如圭曰孝子不知鬼神降格之時故因卜筮以請敬之至也

案周官筮人職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知於輕事有專卜或專筮者矣士大夫之祭日筮而不卜以

其輕於侯王之祭故也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賈疏小記云繼别為宗繼禰為小宗注云小宗有四五世而遷繼禰者長者為小宗親弟雖異宮皆來祭繼祖者從父昆弟皆來祭繼曾祖者從祖昆弟皆來祭繼高祖者族祖昆弟皆來祭皆據小宗而言也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賈疏此據書傳而言康誥傳云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又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注云事謂祭祀

敖氏繼公曰子姓主人之子也先子姓而後兄弟蓋以

主人之服親疏為序也若行禮之次則自長者始子姓而下之服亦玄端統於主人也　李氏如圭曰祭統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

案鄭注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明乎大宗之與祭比小宗人數為多其於主祭之宗子或有在子行者或有在兄弟行者故經言兄弟必兼子姓也然詳經之本義似不主此蓋所云子姓

者依主人之嗣子立文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重適
觀下文嗣舉奠而兄弟不得與焉祭畢有餕嗣為上
而兄弟不敢躐焉此所以退兄弟於子姓之後也與
兄弟中伯叔父及其他上下輩行皆賅焉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之屬吏也　賈氏公彥曰左傳
士有隸子弟如兄弟服者如主人冠端玄　敖氏繼
公曰有司羣執事者公臣私臣之共莁事者也此時

未有賔故有司羣執事皆如賔位西方東面北上

案第云有司足矣必兼羣執事者其人有專職則謂之有司如筮人宗人祝佐食之屬是也其人不必有專職而奔走服勞如滌器陳几席沃盥之類不可以專職名也故以羣執事槩之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闑魚列反閾于逼反注古文闑作槷閾作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筮人設之也　賈氏公彦曰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席于門

中此省文

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筮謂著也　敖氏繼公曰筮人說見士冠禮云取筮於西塾見其所饌者與士冠禮同也亦抽上韇兼執之　賈氏公彦曰冠禮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此不言皆互見

案筮人亦名筮史雜記大夫士筮宅以史鄭注云筮史筮人也少牢稱史此篇稱筮人其義同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佐也達也　敖氏繼公曰儀禮他篇凡於贊命者皆言自右與少儀所謂詔辭自右者合惟此經言自左似無他義蓋字誤耳左當作右

存疑鄭氏康成曰贊命由左者為神求變也　賈氏公彦曰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祭祀故宰自左贊命為神求吉變於常禮也

案爲求神變於義無取且在左則不便於詔辭而受命者之面鄉轉還亦不相當矣云字誤者近之宰巳

見士冠禮

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

正義熊氏安生曰稱孝子對禰爲言稱孝孫對祖爲言　李氏如圭曰禮記祭稱孝孫以其義稱也　敖氏繼公曰來日某亦謂丁若巳也某事即歲事也適其皇祖某子謂主人適其廟而祭之也尚饗謂其日

若吉庶幾其神饗之也下筮尸放此不言以某妃配變於大夫之筮辭也若其祝辭則亦當言之　鄭氏康成曰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賈疏子為男子美稱故以某為伯仲五十字下篇云皇祖伯某鄭以某在伯下故為祖字解之與此異〉　尚庶幾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

案此篇無祝祝之辭大約彷少牢則固當有某妃配某氏之云矣命筮無之則大夫士或有異與鄭以此

經容禫月之吉祭者喪自練祥而後筮日筮尸漸與吉祭同至禫月而適值時祭則直行特牲饋食禮惟祝辭不稱某妃配而已所謂是月吉祭猶未配也此經不言妃鄭故舉以見例少牢饋食若命辭祝辭不稱某妃配亦同

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還音旋下並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還亦右還也寫卦卦者也　鄭氏

康成曰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賈疏決少牢卿大夫蓍長立筮由便與士不同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

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　賈氏公彥曰士冠禮筮人還東面旅占此經直云長者見從長者為始　敖氏繼公曰長占長者以次占之此與旅占互見也

案還亦右還南行乃東面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遠日旬之外日　賈氏公彥曰案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鄭注云及至也言至遠日又筮日明不并筮也此不言及則并筮

敖氏繼公曰謂即於其日改筮之亦見其異於大夫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據曲禮吉事先近日假令孟月先

於上旬内筮筮不吉乃用中旬之内更筮又不吉更用下旬内筮筮不吉即止不祭　孔氏頴達曰一卜不吉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筮亦然　張子曰據儀禮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宗人告事畢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徹筮席乃告

案自筮日以後凡告事畢者皆宗人周官肆師祭祀禮成則告事畢禮官之職也

右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　敖氏繼公曰如求日之儀兼若不吉而改筮者言也

案少牢筮尸前祭之二日而士必三日者大夫筮日畢即官戒齊期士既無暇為七日之戒又必無祭而

不致齊之事故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容以筮尸之日為致齊之始也

通論何氏休曰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夏立尸殷坐尸　朱子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祖禰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為尸杜佑謂古人用尸蓋上古朴陋之禮看來古人自有深意非朴陋也

祭必立尸程子說已見士虞禮朱子謂惟祭天地

想不敢為尸蓋以無敢為之尸者故意其然也然夏

官節服氏職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則郊

亦有尸與

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

尸尚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

父尊鬼神也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賈疏曲禮云為人子

者祭祀不為尸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諱則不稱名故知尸父曰某是字尸既對父故某為名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賈疏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敖氏繼公曰某之某謂某之子某也春秋傳潘尫之黨中鮮虞之摯皆謂其字也特見命詞明其餘皆如求日之儀案重言某者正著其在孫列而不在子列且以其父為祖所識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外事尸異姓內事尸同姓　賈氏公彥曰案祭統孫為王父尸鄭注云取於同姓之適

孫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亦用孫之倫但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鳧鷖之詩皆言公尸又曾子問卿大夫將為尸於公是也若大夫士之祭尸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為之故曾子問篇中孔子答曾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

案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所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者也其有

不同者喪祭不筮尸尚質也吉祭則筮尸矣練與大祥亦筮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而喪祭有女尸何也以婦人喪不可以男子為尸也吉祭而後同几有牉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喪祭雖用尸而尸偶不備則無尸者有之若吉祭則不可無尸無尸是殤之也子孫而殤其祖考焉可乎

右筮尸

乃宿尸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目下事也　鄭氏康成曰宿讀為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賈疏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記作肅（賈疏曲禮主人肅容而入是也）周官亦作宿（賈疏大宗伯文宿視滌濯是也）賈氏公彥曰前無戒而直有宿者文不具其實亦有戒也凡宿者必先戒戒者不必宿宿尸與宿賓無厥明之文則二者同日宿尸云乃是緩辭則與筮尸別日

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賈疏決冠禮宿賓主人東面

子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賈疏陪主人後東頭為上者不得過主人

賈氏公彥曰為尸者父象也主人有子道故北面　敖氏繼公曰上言筮尸如求日之儀則是筮時兄弟咸在所筮者亦存焉筮之而吉不即告之乃於其既歸也然後親宿之於其門者尊之而不敢苟也北面者尊尸若不敢必其西面見己然

案注云子姓當其後蓋以下文嗣子及兄弟簋東面

北上者決之則此之東上嗣子當主人之後長兄弟次之

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南面當尊　敖氏繼公曰出門左西面見賔客之正位也主人北面尸不南面見之者辟尊者之禮也

案尸得如主人服者惟士與大夫耳自國君而上多有不如主人服者矣詳見曽子問喪服小記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尸　敖氏繼公曰辟者起敬也蓋在尸出門時皆皆子姓兄弟也是時子姓兄弟亦立於主人之後而上當其後也

案下記云尸入主人及賓客皆辟位出亦如之此方宿尸尸出而即辟敬於始也

主人再拜尸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先拜尊尸（賈疏決下文宿賓賓先拜主人乃答）

拜

敖氏繼公曰尸不先拜者以將為尸故變於賔主禮答拜亦再拜　賈氏公彥曰少牢宿尸主人再拜稽首祝釋辭訖尸乃拜此尸答拜後宗人乃擯辭者士尸卑

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賈疏筮尸時雖不見宰贊命以筮尸如求日之儀筮日時有宰贊命則筮尸時亦有宰贊命可知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

案擯相者皆宗人周官凡享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詔相王之小禮亦禮官事也

祝許諾致命

正義敖氏繼公曰祝事尸者也故於此即使之致命以見其意　鄭氏康成曰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

賈氏公彥曰大夫下人君唯有祝擯此使宗人擯又有祝傳命士卑不嫌兩有

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

敖氏繼公曰拜稽首亦尊尸也尸既許諾則成為尸故於此不答拜

案少牢宿尸前後皆稽首此則前再拜而後乃稽首亦主於相變尸不答拜者為祖宗許也

尸入主人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　賈氏

公彦曰少牢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此經尸入後乃言主人退則尸不送可知尸不送者士卑也　敖氏繼公曰尸既許諾則有祖道故不俟主人之退而先入見其尊亦變於大夫尸

右宿尸

宿賔賔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

正義賈氏公彦曰宿一人備三獻之賔

案大夫尊宿戒皆使官不躬親士則親肅賔長其衆

賓當亦使人宿之

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涖音利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進也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令特肅之尊賓耳　李氏如圭曰賓即筮時有司知有祭祀矣賓不筮者主人為獻主賓助祭而已　敖氏繼公曰此云吾子將涖之是鄉者賓已許之矣然則筮日之後亦當有戒賓之儀如士冠禮所記者經不見之文略耳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

為之故下文别云厥明以别之　郝氏敬曰前言諏某事此言歲事義互備

通論賈氏公彦曰下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衆兄弟公有司私臣選以為賓者入適西階以俟行事不選為賓者公有司門西北面私臣門東北面亦皆得與於獻

案公有司私臣敖氏之解為的見本篇記及喪服士喪禮

賔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賔答拜主人退賔拜送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宿辭擯者釋之是賔之對辭亦擯者傳之矣

案上文賔先拜主人尊主人也此賔答而主人先拜賔成其為賔也賔拜送者禮之常故不同於尸也

右宿賔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鼏莣狄反注古文鼏為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宿賔之明日夕　敖氏繼公曰門

外不言東方可知也北面北上亦放祭時陳鼎之位也鼎而冪鼎亦為不宜塵

案祭時陳鼎西面非北面但北上之位同耳凡鼎卒脀則設鼏此則陳而未脀疑不用鼏矣而亦有鼏致絜之至也

通論楊氏復曰鼎數自一至十二一鼎者特豚無配也士冠醮子士昏婦盥饋舅姑士喪小斂之奠朝禰之奠用之三鼎者豕魚腊也特牲饋食昏禮共牢士

喪殯奠朔月奠遷祖奠用之五鼎者羊豕魚腊膚也
少牢饋食聘禮致飧衆介玉藻諸侯朔月用之七鼎
者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公食下大夫之禮九鼎者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也公食上大夫之禮
十鼎者正鼎七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陪鼎三膷臐膮
也聘禮致飧上介鼎七羞鼎三是已十二鼎者正鼎
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三膷臐膮也
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鼎九羞鼎三周禮膳夫王日一

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是已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為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以其賓尸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於門外是也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有十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别數則為奇數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門外北面當門也　賈氏公彦曰

經直云門外不言門之東西故知當門下篇少牢陳鼎在門東此當門者士卑避大夫故也

柴門外即門東敖説為長盖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吉祭反是則在門左可知又少牢正祭陳鼎東方當序西面特牲正祭之位從同獨於門外陳鼎變而當門於義無取

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棜於庶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猶從也棜之制如今大木轝上

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士腊用兎　賈氏公彦曰案士虞記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注云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此實獸棜上東首不與牲相統　敖氏繼公曰獸言東首而不言足者以其足左右出故也案士喪下篇棜亦南順但彼設于堂下以餕甒籩豆籩此則設于門外以置腊耳牲縱而腊横東首吉禮之正也則士虞腊西首可見矣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西棜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棜以其生　賈氏公彦曰豕縛其足陳之東足寢其左　敖氏繼公曰吉祭牲宜東上今腊在棜而豕反居西又異其所向是無所上也以其未即殺故生死不可以相統與

案棜與牲皆在鼎南則棜稍東而牲稍西鼎直二者之閒與腊在牲東者以其餜于棜也有棜者在東無棜者在西則自西視之便也腊東首牲東足吉祭主

于東方東方陽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鉶古刑敦音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　賈氏公彦曰西堂即西廂爾雅注夾室前堂謂之廂　敖氏繼公曰豆籩鉶蓋在東房之東墉下南上者豆二以並在南二籩次之此未實之故南上之文惟主於器士家亦有左右房於此見之矣

尊壺爲酌奠而設以新濯故覆之下記云覆兩壺是也東房者婦人之位在焉豆籩鉶皆主婦所有事故在東房也少牢云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是東上也此南上則縱橫相變矣其自東墉下陳之則一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

案東房對西房而言謂此所陳在東房之東可也以房中之東爲東房不可也東房在正室之東夾室又

在東房之東若夾室之北則北堂下之東矣鄭氏以夾室之北一架通為東房非也

餘論楊氏復曰案儀禮吉凶所用或一豆一籩或二豆二籩或四豆四籩此士大夫之禮然也周官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此天子之薦禮也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侯十有六此天子諸侯所用之數也又案聘

禮歸饔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賔之禮也周官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掌客之豆較之禮器之豆數又多焉何耶或曰禮器之數用數也掌客之數陳數也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筮位也

賔及衆賔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如初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　敖氏繼公曰此時方修祭事助祭之賓宜來視之以其不在鼏者有司羣執事之中故此雖東面北上而不蒙如初之文賓既位於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齒而位於他所矣下文云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又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足以明祭時有司之屬不在賓位也審矣案助祭者統言之皆曰執事經云執事之俎陳于階

間是也自子姓兄弟而外統言之皆曰賓下經獻酬諸禮長賓長兄弟以下各分兩行是也其公有司私臣亦在賓內而另分二列於下則又以貴賤殊之公有司在西繼賓黨也私臣在東則以其私也而主道統之所以主人及子姓兄弟如初而賓以下不如初也

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

廟　敖氏繼公曰祭事將至宗祝之位宜異於有司故外位在此南上宜變於賔

主人再拜賔答再拜三拜衆賔衆賔答再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衆賔答一拜言再者字誤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衆賔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　賈疏案有司徹主人降拜衆賔于門東三拜衆賔皆答一拜注云所以不再拜者辟國君故也此士賔再拜者以士賤故衆賔得致禮

案鄉飲禮衆賔皆答一拜有司徹衆賔亦皆答一拜

則此禮不應特異注疏所云蓋未必然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從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視濯也　敖氏繼公曰如外位則子姓宗人祝皆在其中矣不言者省文也子姓之入亦先於兄弟宗祝之入宜後於衆賓

案外位如筮位則主人立于門東西面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此主黨也其不如筮位者賓

衆賔立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賔西北此賔黨也公有司當於西方北面東上私臣當於東方北面西上但無門以為之節耳經云如外位則外位還當以內位決之士喪朝夕臨之外位則公有司私臣在大門內之東西以其直當寢門與廟門異也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正義鄭氏康成曰濯溉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賔意欲聞也賈疏主人在東階之下宗人降自西階宜東面告濯具以賔在

西亦欲聞之所以不正面告

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賈疏洗濯當告絜不洗者告具而已几席不在洗內故不言絜決下舉鼎鼏云告絜　敖氏繼公曰宗人亦既立於賓西北之位乃升於壺言濯以見其餘不言敦鉶几席省文也東北面鄉主人濯具謂所濯者已具也此亦有不必濯者乃云濯具者總言之耳

通論賈氏公彥曰春官宗伯宿眂滌濯大宰涖之特牲禮得與人君同者士卑也少牢當祭日概祭器下人君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宗伯眂滌濯王后不眂

諸侯夫人視濯特牲宗人視濯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也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視牲也　敖氏繼公曰惟言賓主人出文又省矣

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

正義鄭氏康成曰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　敖氏繼公曰雍正亦公有司給事

者云雍正者以事名之　李氏如圭曰地官充人展牲則告牷牲無疾則贊和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

正義鄭氏康成曰備具也　敖氏繼公曰此所告之儀亦皆東北面　朱子曰升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告濯具又視牲告充已乃舉鼎鼏告絜禮之次也

請期曰羹飪飪而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期祭早晏之期也肉謂之羹飪孰

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熟重豫勞賓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　敖氏繼公曰言以羹飪為節則質明可知請期而主人自告之亦異於大夫請期蓋東面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東北面告兄弟

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正義敖氏繼公曰送于外門外

右視濯視牲為期

案天子國君宿視滌濯少牢禮移之祭日辟君也

䟽謂士位卑故不嫌於先期行禮然尚有一説大夫尊助祭者多以饔人廩人司宫等官推之凡公有司私臣之奔走廟中者視士不啻數倍焉雖同日行禮而寛然有餘士則助祭者少則雖欲辟君而有所不暇亦勢當然也　周官眂濯省牲皆大小宗伯與肆師掌之故此節禮儀以宗人為主祝接神者也雖同即位而不與其事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賈疏主人服如初冠端玄也其餘有不玄端者下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注謂賓及兄弟也惟尸祝佐食與主人同服

惻殺殺一牲也　敖氏繼公曰東方葢當東塾少南門之西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司弓矢職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注云射牲示親殺也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又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于郊射牲諸侯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視之而不殺

也側特也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少牢司馬刲羊司士擊豕以其二牲不云側也

案祭祀自國君已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薦血毛之禮少牢特牲之祭自饋孰始則第視殺而已不必親矣故大夫士之禮同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饎尺志反注古文饎作糦周官作𩟄

正義鄭氏康成曰炊黍稷曰饎宗婦為之 賈疏下記云尸卒食而祭饎爨注云舊說宗婦祭饎爨是宗婦為之可知 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爨

近西壁南齊于坫賈疏士喪記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明設𩰪西堂下齊于坫可知

賈氏公彦曰主婦視饎𩰪猶主人視側殺敖氏繼公曰視之當東面𩰪亦東面

案虞祭饎𩰪在東堂下西面吉祭反是則在西堂下東面可知主人視側殺重血食也主婦視饎𩰪重饋食也

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亨普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賈疏

少牢羮定饔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故知用鑊也詩云誰能亨魚漑之釜鬵　敖氏繼公曰此亦以亨者見爨之面位也東方於陳鼎之處則又東矣北上豕爨在北魚腊亞之

羮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視濯時也　敖氏繼公曰士昏禮既實鼎陳于門外東方北面北上謂此時也是言如初則上文所謂門外亦其東方明矣

尊于戸東玄酒在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戸東室戸東玄酒在西尚之

通論賈氏公彦曰鄉飲酒鄉射皆玄酒在西尊酒在東若燕禮大射惟君面尊不從此義

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　敖氏繼公曰如初亦如其南上之位也記曰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然則祝主人主婦賓長

長兄弟之豆籩亦皆二以並相繼而陳於鉶之北矣

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賈疏士虞記祝俎陳于階間敦東彼虞不致爵故不見主人主婦俎此吉祭有主人主婦致爵爵具俎陳于階間可知少牢主人主婦無俎者以三獻禮成別為賓尸正祭無致爵故無俎賓尸行三獻致爵乃有俎不賓尸亦于三獻尸爵止行致爵乃有俎也不升鼎者異於神賈疏前俎升鼎而入設於階前此云陳於階間二列故知不升鼎敖氏繼公曰執事謂凡執祭事者也主人

及祝以下之通稱其俎二列北上東列則胙俎為上西列則祝俎為上其內兄弟之俎則當次於兄弟也此執事之文所包者廣與前後所云者不同　郝氏敬曰俎自北陳而南先獻者居北

案此則賓亦包於執事中而所薦之賓即於僚屬擇之也明矣

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於西堂如初盛音成藉慈夜反萑音完注古文用為于

正義鄭氏康成曰盛黍稷者宗婦也隺細䒭 敖氏

繼公曰盛盛乃籍之重黍稷也

案陳饌必詳其方與其次者亦取祭時便於設也實

鼎而北上如初則主人衆執事舉鼎之先後視此矣

實豆實籩如初則薦尸祝佐食凡出自東房者後先

之序視此矣實鉶如初則位于豆南者南陳視此矣

階閒之俎二列北上則主人主婦賓兄弟以下凡有

俎者其東西之方後先之等視此矣士虞禮饌黍稷

二敦西上下文又曰設二敦於俎南黍其東稷其饌也黍在稷先其設亦然以是知具饌之序即陳設之序而此之兩敦西上不言者文略也

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内之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賈疏揮振去水使手乾左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是也今有巾故不揮　門内之右象洗在東凡鄉内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　李氏如圭曰尸盥在門右據向内也　敖氏繼公曰亦匜

在槃中南流簞巾在其右盥以槃匜說見公食大夫禮

案尸盥匜水謂尸所盥之匜水也槃簞巾皆在門右屆尸入則侍盥者執之趨門左以就之

祝筵几于室中東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 賈疏上視濯時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至入廟時宗人獨升視濯及出門外視牲告充未有使祝之文至此臨祭使祝敷席故云至此使祝接神也 敖氏繼公曰几亦右之 孔

氏頳達曰祭以某妃配其几皆同不特設　程子曰

祭止一位者夫婦同饗

案少牢言右几此言東面互相備也自國君以上祭

祀筵几皆司几筵設之大夫無司几筵之官故司宫

設筵祝設几士則皆祝設之又殺矣天子筵三重諸

侯再重大夫士一重禮器孔疏云大夫士祭祀止一

席是也

右亨饎陳設

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纚所綺反又山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内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賈疏經及記不見主婦及宗婦異服之文知同服者少牢云主婦贊者一人亦髲鬄衣侈袂與主婦同　敖氏繼公曰大夫妻祭服褖衣侈袂則此宵衣乃次於褖衣者耳纚笄士妻首飾之常言之者見其無異飾也　李氏如圭曰記云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

備

案士冠以爵弁服為盛而易服則以玄端女昏以次

純衣纁袡而侯見則纚笄宵衣以此相準是宵衣與

玄端對也士下大夫其祭服玄端則士妻服宵衣為

稱纚笄宵衣說見士昏禮

通論賈氏公彥曰內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祭

者皆不同服尊卑差等也大夫士婦人助祭同服禮

窮則同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於賓兄弟之下言羣執事則是指公有司私臣而言也宗人祝亦在賓西北其他則在門西若門東與其在內位同上經不見門東門西之位而亦云如初者其文主於兄弟以上而略於羣執事也

案此兼言羣執事者包祝宗人在內而凡有事於祭如佐食贊者公有司私臣之屬皆在焉敖氏謂門東

門西放内位約言之耳其實廟門外之直南無門也

宗人告有司具

正義鄭氏康成曰具猶辦也案辦即辦說見士相見禮 敖氏繼公曰告主人也告之亦宜東北面既告則反于賓西北

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視濯時也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正義敖氏繼公曰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食者記曰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是也此中庭謂東西之中其南北則參分庭一在北與鄉於門外猶在兄弟之位至此乃立於中庭以事將至宜異其位也　賈氏公彥曰下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謂無事時

存疑鄭氏康成曰佐食賓佐尸食者立於宗人之西

賈疏士喪禮下篇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宗人西階前北面注云當詔主人此特牲吉禮主人行事阼

階宗人亦在阼階南擯主人佐食北面立於中庭明在宗人西也

案以記文證之則佐食當為同姓敖說是也立于宗人之西經無明文疏以反哭入門為比非其倫矣

右即位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先入接神宜在先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　敖氏繼公曰云及祝則是主人先升也先升

後入蓋俟於堂

案虞祭未迎尸則主人先祝入此吉祭祝先入而主人從吉凶相變也後祝入以神道事其親也此未迎尸而祝亦先入故注謂接神宜在前也

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蝸力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婦盥盥於内洗昏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李氏如圭曰薦豆於奥席前

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賔舉鼎
敖氏繼公曰此執事謂左人及取俎匕者賤於右人
故先出不遣賔長者賔長與主人皆在右宜同出也
主人降及賔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賔長在右
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長知丈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降亦宗人詔之也賔長在右
謂長賔在魚鼎之右衆賔長在腊鼎之右也然則魚
腊之左者亦衆賔與凡吉事除鼏於外凶事除鼏於

內除鼏亦右人　鄭氏康成曰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賔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用麋士腊用兎　李氏如圭曰入以東為右賔不偶主人者左人當載賤者之事也　賈氏公彦曰東為右人西為左人右人尊入時在鼎前左人卑入時在鼎後又載牲體於俎賔主當相對為左右以賔尊不載牲體故使佐食對主人使賔為右人而使他執事在左而載也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

正義敖氏繼公曰宗人執畢所以指教其錯鼎之處也故宜先入當阼階南面者示其當錯於此爲之節也其南北之節亦南於洗西與鼎入設當阼階士禮也大夫則當東序國君則在碑南此用畢者以主人親舉重其事也鼎既錯則反之於外而復位大射儀曰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則畢但主於指教設器者明矣　鄭氏康成曰畢狀如叉蓋爲其

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雜記云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刋其本與末枇畢同材明矣今此枇用棘心賈疏下記云棘心匕刻則畢亦用棘心　孔氏頴達曰牲體從鑊以匕升之於鼎從鼎以匕升之於俎吉祭匕用棘主人舉肉則用畢助主人

辨正鄭氏康成曰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又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無叉者乃主人不親

舉耳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又此純吉用棘心又

通論賈氏公彦曰易震卦不喪匕鬯鄭注云諸侯為祭主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為也若然諸侯親匕牲體大夫不親者辟人君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親匕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畋器曰畢祭器亦曰畢詩曰兕觵其觩又曰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

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錯七故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　敖氏繼公曰鼎錯於東方西面順主人之面位也上者亦南於洗西右人既委扃皆西面俟於鼎東

贊者錯俎加匕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西縮加匕東柄　賈䟽少牢云俎皆設於鼎西西肆既又云匕皆加于鼎東枋則此可知

則退而左人北面也賈疏俎從於鼎西其人當北面於其南載之便昏禮亦云北面載執而俟　敖氏繼公曰此贊者盖三人其二人各合執二俎一人兼執三匕與匕俎取之於東塾東執以上而錯俎于鼎西加匕于鼎上而肵俎亦在豕俎之北也知取匕俎于東塾東者士虞匕俎在西塾之西此吉祭當反之也　毛氏萇曰匕所以載鼎實

通論陳氏祥道曰匕之别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少牢廩人之所摡黍稷

之匕也雍人之所摡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挑匕挑匕又小於疏匕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之以挑匕然後注於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

乃朼朼音匕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人也左人載之尊者於事指使可也

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肵音祈注古文鼏皆作密敖云鼏當作冪

正義鄭氏康成曰肵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為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　孔氏頴達曰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於肵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於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　敖氏繼公曰以少牢禮例之則此亦右人先升心舌而佐食載惟言佐食升之省文也設之蓋亦西縮

案肵腊加冪以其後設也正俎不冪升畢即設也其除冪也當在主人羞俎之時而即委之於阼階西與

卒載加匕于鼎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載畢亦加焉　賈疏主人匕牲體宗人以畢助之匕訖加于鼎則宗人畢亦加于鼎可知

主人升入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札者於是亦復位

俎入設於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設俎載者　賈疏經卒載下即云入設明是載者設之

腊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

賈䟽豆在神坐之前豕俎入設于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矣故腊俎特者取其方也

敖氏繼公曰少牢禮云序升自西階相從入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芼莊報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鉶不言北上者其實同也亦先設北者宗婦不贊敦鉶者辟内子禮也凡敦鉶皆特執於少牢備見之　鄭氏康成曰宗婦不贊鉶敦者以其少可親之芼菜也賈䟽少牢主婦設金敦宗婦贊三敦以其多故使宗婦贊此士

祭禮二敦少故不使宗婦贊主婦可親之也若然少牢佐食贊鉶宗婦不贊鉶此并云宗婦者以有司徹主婦亞獻尸尸取一羊鉶奠於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又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是也

案上經兩敦陳于西堂主婦當出自東房取諸西堂入室乃設之此不言自東房互見少牢也周官大祭祀之粢盛小宗伯詔六宮之人共奉之世婦主差擇之其爨在西堂下小宗伯涖之饎人炊之舍人實之陳于堂西小祝逆之后親設之九嬪贊之少牢主婦

設一敦餘三敦則婦贊者執以授主婦主婦設之士妻宗婦不贊則敦與鉶皆主婦自反以取之矣雖曰敦少亦以明士禮之殺也敖氏謂不贊敦與鉶辟内子禮可與鄭注相備

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會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酌奠奠其觶也後酌者酒尊要成也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　敖氏繼公曰酌奠酌

其所奠之酒也不云酒而云奠因事名之　賈氏公彦曰少牢啓會乃奠此既奠乃啓會者彼大夫禮此士禮相變也　李氏如圭曰會敦蓋也卻仰也　郝氏敬曰户西南面士虞記所謂負依

棄酌于户東之壺以奠也此奠觶尸坐執之祭之啐之奠之至嗣舉奠訖洗酌尸受之又祭之啐之奠之與他酬酒之觶異鉶南即會之西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在左當為主人釋辭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尚饗賈疏引少牢祝祝已下者見迎尸前釋孝子辭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拜為食具也於此乃云祝在左則鄉者南面信矣祝在左說見聘禮

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拜為已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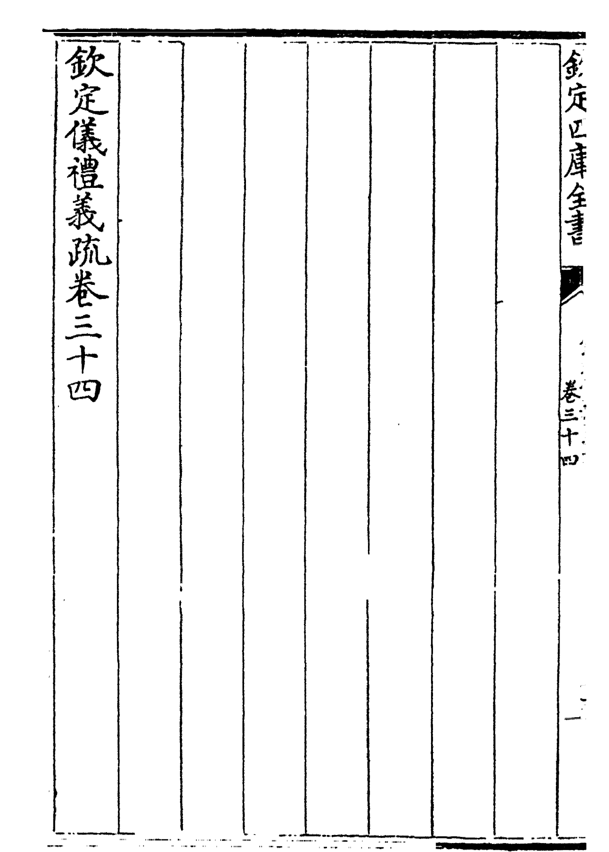
案九拜惟稽首最重此經凡五節始宿尸尸許諾而

稽首成其為尸也繼設祭祝祝㒳稽首冀其來饗也

既尸入祝饗而稽首喜其格也既酳尸尸親嘏而稽

首拜其福也

右設饌祝神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四